

编者寄语

《快活》，快活跟舒畅、开心、愉快、高兴不一样，快意而活，快活或“慢活”，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最爱那缕烟火气》，闻着燃烧的木柴散发的特有的香味和熟悉的饭菜香味，仿佛回到了童年……

巷陌烟火，最抚人心。

晨光穿过柳梢，斜斜洒在青石板上，古镇的烟火气便从巷口第一家早点店弥漫开了。

竹蒸笼叠得比案头陶瓮还高，白雾裹着油香漫过门槛，掌柜的粗布袖擦着额角汗，吆喝声混着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撞碎了晨雾。

穿蓝布衫书生模样的年轻人停在摊前，要了块胡麻饼，油纸裹着饼的温度，指尖竟也沾了三分暖意。

往里走是染布坊，靛蓝的布幅在檐下轻轻晃，像揉碎了的天色。老板娘正用骨针穿青线，见隔壁阿婆来扯布做小袄，便多送了半尺绲边，“给囡囡做个虎头扣，讨个吉利”。

阿婆笑着应了，从竹篮里掏出块糖糕递过去，糖霜沾了老板娘的袖口，倒比染缸里的颜色更鲜活。

布坊旁的杂货店飘出陈皮香，掌柜的蹲在门口修竹筐，竹篾翻飞间，听着邻里闲话今天的收成，偶尔插句嘴，惹得众人笑起来，声儿落在青瓦上，又弹回巷子里。

日头偏西时，茶摊的瓦罐便冒起了热气。老茶客们围坐在石桌旁，粗瓷碗里泡着陈年普洱，茶叶在水里舒展，像展开了旧年的故事。

穿短打的孩童捧着蹴鞠跑过，衣角带起茶摊的布帘，风里便多了些炒瓜子的香。

摊主是个须发皆白的老者，不慌不忙地添着炭火，见孩童们闹得欢，便取出些山楂糖，“慢些跑，别撞着路过的车马”。

待檐角灯笼渐次亮起，食铺的幌子便在暮色里晃出暖红。掌柜的用陶壶温着姜枣茶，甜香混着酱萝卜的脆爽、蒸薯蓣的绵密，勾得晚归的旅人驻足。

靠窗的桌前，两个挑夫将游客送下了山，正擦着汗歇脚，一碗热粥下肚，话便多了起来，从春里的新茶说到冬里的炭，絮絮叨叨全是寻常日子。

巷尾的馄饨摊也支起来了，铜锅里的汤咕噜作响，葱花撒在白瓷碗里，像落了星星。

夜深时，巷子里的灯火渐渐暗了，只剩几扇窗棂还透着微光。偶有母亲唤孩子回家的声音，裹着饭香飘远，又被晚风送回某扇半开的窗。

原来烟火气从不是鼎沸喧嚣，是老铺里的温暖，是邻里间的软语，是粗茶淡饭里熬出的暖。

它藏在青石板的纹路里，落在布衫的针脚间，像巷口那盏长明的灯笼，亮了岁岁年年，也暖了人心岁岁。

N 意趣

快活

□ 董改正

如鲁迅所说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驱动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正是心中的快然之河流，孔子如此，鲁迅如此，大贤大德者莫不如此。

丰富而璀璨的生命，一定是“快活”造就的，苟且与偷生的忍耐，谄媚与讨巧的姿态，决计成就不了大写的人生。很多人为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拍案而起，大叫一声“壮士也！”即使是我辈凡人，心怀“快活”之志，自有不同活法，定可拥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版本。

我有一朋友宅家多年，靠炒股的盈余度日。一日妻子为他找了一个司厨的职业，他竟不去，亲人大责怪，以为“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他却说：“我要是甘心去做看门人，格局就小了，以后见到纤毫之利，就会动心摇摆，一定会判断失误，亏光本钱。”我倒觉得他的气度和格局够大。他能看到“大”，唯有如此，才能不被欺于表象，才能有一个大江明月的境界，不成为一个“慢活”之人，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最爱那缕烟火气

□ 郭慧

近来天寒地冻，我深居简出，极少出门。这天，先生说要带我去市郊探访朋友，他说朋友家不但风景优美，还有自己的菜园和鱼塘，自己养的鸡和鸭，我肯定会喜欢的。听他这么说，我欣然前往。

朋友住的是一幢带院子的三层楼房，院子很大，在靠近楼房的一角，有一间小小的平房，朋友的妻子和妈妈从那儿进进出出的，我走近一看，发现竟是厨房，一个有着土灶的厨房！

朋友的妻子看到我惊奇的样子，笑着问：“没见过这种土灶吧？”我连忙说：“见过，小时候我家也是用这种灶的！”我走进去想帮忙烧火，她却不同意，说不能让客人干活。我笑着说：“这么好的活去哪里找啊？我主要是想烤火！”

我抢了烧火的活儿，朋友妻子便去洗菜、切菜；朋友妈妈则围着灶台忙活。看着红红的火焰和朋友母亲忙碌的身影，听着灶膛里的烧柴声和铁锅里发出的炒菜声，闻着燃烧的木柴散发的特有的香味和熟悉的饭菜香味，我仿佛回到了童年。

那时，家家户户都是用这种土灶做饭，每到冬天，我最爱做的便是帮妈妈烧火了。烧火不仅能烤火御寒，向妈妈撒撒娇，还能吃到刚出锅的菜呢。

控制土灶的火候不容易，要

时不时添柴减柴，遇上没干透的柴火还会被浓烟呛得直流眼泪；菜肴无非是些南瓜、青菜、茄子之类的素菜，很少有肉类。妈妈的手艺不算好，但多年来，她一直围着那个热气腾腾的灶台，想方设法为我们做出丰富的一日三餐。

那时物质匮乏，生活清苦，但妈妈却会时不时给我制造一些小惊喜——在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的时候，取出一个红薯或者土豆埋进灶膛里，然后笑意盈盈地继续忙活。看着妈妈那被火映得红红的笑脸，我既兴奋又期待，我知道，吃过饭后我又可以吃上香喷喷的烤红薯或烤土豆了。我最爱吃的是烤红薯，它那迷人的香味和甘甜的味道，令我至今仍念念不忘。

朋友的妈妈边炒菜边和我聊天，她告诉我说，当年盖这幢房子的时候并没有打算砌土灶，但她总感觉没有土灶，就缺了点烟火气，没有家的味道。因此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在院子里加盖了这个小平房当厨房。她说：“其实，平时我们都是用电饭煲和煤气炉做饭的，因为方便。孩子说土灶煮出来的饭菜好吃，所以他在家，我就用土灶做……”

吃饭的时候，朋友笑着招呼我和先生：“快尝尝土灶做出来的饭菜，是不是有一股烟火味？”

是的，那天的饭菜特别香。



吴玉梅

N 四季

冬日读书

□ 石兵

寒冷冬日，人们外出的时间被压缩，相应地留在室内的时间变长了。这时候，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捧起一本书。

冬天是个适宜读书的季节，窗外少了风吹叶子哗哗作响，眼前没了喧嚣人流四处游走，尘土落地，寒风长吟，星辰静谧，月光清冷，此时，手捧一本书，窗外的寒冷与室内的温暖相映成趣，现实的生活与书中的世界变幻交融，人生韵味，尽在其中。

若手中是唐诗宋词，常常能感受到一种高古的情怀。“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是不是让正在静静读书的你心中开出了一朵花？“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手捧书籍的你是不是与诗中老翁有着共同的感触与意境？“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不是让沉浸在书中的你胸中也会涌动出一股豪情？

若手中是散文随笔，常常会感受到烟火家常中一种不同寻常的美。那些随处可见的事物竟孕育着如此的美好与从容，那些转瞬即逝的小小过往竟也堆积着如此多的因果与循环，那些擦肩而过的匆匆过客竟也在彼此生命中有着短暂却永恒的烛光照亮，用心读书，每一字每一句竟然都在冬天的寒冷中散发出了沁人心脾的温暖。

若手中是小说故事，常常会从中找到许多一直在追寻的答案。

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一部传奇，春夏秋季是忙碌奔波的季节，冬季则是停下来回首观望的季节，在冬天读这样一本有着人物有着故事的书，常常会在书中找到某个时刻的自己，会帮助现实中的自己找到一条驱赶寒冷与迷雾的道路。

比冬天还冷的是什么？是心灰意冷。

而一本书在冬日恰恰便能温暖一个人的心灵，它能在一片寒冷中为心灵燃起一炉火，发散一室香，能在每个清寂的冬日为生命覆盖上一片温暖的阳光。

学行书有感

□ 解玉香

挥毫临帖慕前贤，
笔走龙蛇纸上言。
最是牵丝萦带处，
字行呼应悟真源。

雁君辞别黄河湿地

□ 王菁华

雁群辞水城，
野鸭顺风鸣。
浪碧漾冬韵，
黄河蕴壮情。

N 百姓纪事

曾以为轮椅是温柔的港湾，走不动时便有一方安稳，甚至觉得被人推着看风景该是件有趣的事。直到真正与它为伴，才懂得那看似平稳的轮椅里，藏着许多未曾预见的坎坷。

不过是一级寻常的台阶，于往日是抬脚即过的寻常，如今却成了横在面前的屏障。为了绕过它，要寻人帮忙，要调整角度，要耗费比从前多几倍的时间与力气。那些曾被忽略的小坎、门槛，此刻都成了需要郑重应对的挑战。轮椅确实省了行走的力气，却也悄悄收走了一部分自由——再不能随心所欲地走向想去的地方，目光所及处，总有轮椅到不了的距离。它像蜗牛的壳，裹着一份安稳，也裹着一层束缚，让我只能静静看着世界，却少了亲自踏进去的从容。

这短暂的轮椅时光，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健康的珍贵。从前总觉得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理

轮椅

□ 六月

但也正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让我有了安静沉淀的机会。从前总被琐事推着往前赶，如今坐在轮椅上，节奏慢了，心也静了，反而能专注于那些曾被忽略的小事，比如认真读一本书，比如仔细听一段音乐。我开始体谅那些长期与轮椅为伴的人，他们要习惯多少不便，才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这份体谅，是轮椅教给我的温柔。

更让我心生暖意的，是身边推轮椅的人。那些放弃自己的时间陪伴我、推着我去想去之地的

人，才是生命里最珍贵的。被他们推着走过街巷、看过风景，那份踏实的依靠，何尝不是一种细碎的幸福？偶尔静坐在轮椅上看日出日落，会觉得这份景致与站立时截然不同——多了几分沉静的情感，也藏着些许小小的缺失与遗憾。这时才蓦然醒悟，健康时站立着欣赏风景，能自由选择角度，能以喜欢的方式融入自然。此刻，我只能固定在轮椅的框架里，远远望着心爱的景致，连靠近都成了奢侈。

轮椅不是什么“好东西”，它带来了太多限制与不便；可它又不算“坏东西”，因为它让我在短暂的困顿里，读懂了健康的可贵，学会了体谅与沉淀，更懂得了感恩身边人的陪伴。待我重新站起时，这段与轮椅相伴的时光，会成为一份特别的礼物，提醒我珍惜每一步自由行走的日子，也记得对世界、对身边人多一分温柔与理解。

N 灵犀

□ 程应峰

在音乐的海洋里，巴赫是一个可以让“每个音符都歌唱起来”的旷世奇才，他独具灵气，虽然他的音乐缺少贝多芬的险峻，缺乏莫扎特的馨香，却散发着一种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历久弥新的尘世韵味，他那神秘而深刻的音乐给人带来的是莫大的宁静和满足。

贝多芬第一次听到巴赫的作品时，脱口而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不是小溪，是大海！”贝多芬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在德文里，“巴赫”是“小溪”的意思；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他的感觉中，巴赫的音乐是如此神秘、耐人寻味，如大海般汹涌激荡，变幻莫测。

当一个人进入巴赫的音乐，因为理解的差异，最初，也许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弄不明白，感觉里只有冰冷、空寂和暗淡。然而，当你渐渐接近了巴赫的音乐，一而再地深入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巴赫构筑的音乐殿堂里充满了光、热情和美，你会感到，那儿的舒适宁静让你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著名音乐指挥家卡拉扬曾说：“我走上前台，举起指挥棒；站在巴赫那充满温暖和光的音乐里，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沮丧的心也会很快振作起来。”

历史上的很多天才曾处于生活的苦境里。出生于德国爱森那赫市音乐世家的巴赫，10岁时失去双亲，15岁时为生活所迫只身离家，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他靠美妙的歌喉与出色的古钢琴、小提琴、管风琴的演奏技艺，进入吕奈堡米夏埃利斯教堂附设的唱诗班。业余时间，他一头扎进藏有丰富古典音乐作品的图书馆，像块巨大的海绵，全力汲取、融合着欧洲各种流派的艺术成就，开阔着自己的音乐视野。

常常在假日，他会步行数十里去汉堡聆听名家演奏。因为他的虚心好学，虽然他自始至终未得到过一位老师正式的长期的指导，但他吸收到的音乐营养却极为丰富。

就像伟大的画家梵高一样，在音乐的世界里，巴赫是“一个清苦而孤独的巨人”，贫困与死亡像一对可怕的魔影与他紧紧相随。即使如此，孤独的巴赫从来没有停止过出发的脚步，总是不遗余力地翻越一座座音乐高山。活着的时候，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但他的音乐是如此神奇、深刻、完美而无懈可击，就像一片蔚蓝色的海洋。

知名学者阿尔伯特·施韦策写道：“巴赫是一个终结者，他没有产生什么，可每一样事物都通向他。”他的音乐具有千条江河归大海的神奇魔力。也有人说，倾心音乐的人，总是始于莫扎特、贝多芬，而止于巴赫的。